

文峰塔

风笛

天气终于凉了下来,当了许久配角的叶子终于迎来了“绽放时刻”,也终于可以策划一场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暂时逃离当前的环境,寻一处“有风的地方”,放个空、充个电。

哈尔滨、青岛、成都、泉州、潮汕、景德镇、长沙……其实这几个地方,大多都去过。正因为去过,才有发言权,也才想去再去。

那些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地方,或许风景本身并没有那么惊奇绝艳——可能去的时候,恰逢一场漫天的风雪,也可能恰巧遇到一家好吃的店,还可能是偶然路过的一条无名的小巷,听见一首熟悉的旋律,碰到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在陌生街巷的驻足,之所以在记忆里格外清晰动人,可能都藏着一段难以忘怀怀的回忆。

那年,借工作之便,一头扑进哈尔滨漫天的风雪中,当时满心都是冬

旅行

日独有的风情:“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谁言天公不好客,漫天风雪送一人。”诗句里当年落下的风雪虽然早已融化,但诗与远方却长存了下来。

雪作为冬日的绝配,很少落在江南。那松一份的偏爱,属于张岱的湖心亭:“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或许,这就是文字最动人的力量,让经年的雪,永远落在当下的心里。

提起青岛,第一印象倒不是热闹的啤酒一条街,而是那条名叫奥斯帕斯的街(现为大学路),这是一段关于过去的故事,也是一座城市对世界欲说还休的复杂对话。这条老街两旁种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不过千米,但漫步其中,却仿佛穿越在上个世纪的时光里:梁实秋、闻一多、沈从文、老舍等文化巨匠曾齐聚这里。老舍在这里创作了《骆驼祥子》,梁实秋在《忆青岛》一文中曾写道:“我虽然足迹不广,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

在青岛老城的街巷中慢慢地逛,

那一排排抱不拢的老梧桐,已经不知长了多少年,虬根盘地,如龙钟的长者。已不记得那时的青岛有没有阳光,但如今想起来,好像透着记忆的指缝,细尘飞舞处,都藏着老巷子一寸寸旧去却也鲜活的光阴。差点忘了,记忆深处还在巷子里丢了我最爱的杯子,朋友送的一个紫色的保温杯。

现在用的保温杯,也是朋友送的,每次出差旅行的必备品,一直在不离不弃地使用中,每到一处,还必拍一张照片发给赠送者,求得一句“难得没丢”的表扬!

把景德镇列入旅行目的地,多半的理由就是冲着杯子慕名而去的,虽然此杯非彼杯。想去看宋徽宗梦醒之后吟出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出处,想去看看青花瓷中最美的颜色是如何烧成的,还想找到藏在青花瓷里的时光密码。

据说青色的烧制条件极其苛刻,只有当瓷器出窑的一瞬间,须碰上阴雨绵绵的天气,瓷器中淡淡的雨雾般的颜色才会盛开。“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首《青花瓷》歌词里的绝美意境,唱的不仅是爱情的缠绵悱恻,

也是匠人们留在釉色里的温度与浪漫,一本写满故事的书,而这首歌的原型地正是景德镇的瑶里古镇。

江南的烟雨里不缺故事,这里的故事交织在黛瓦青砖白墙、小桥流水人家之间。当然,故事最动人的章节于你可能是青花,于我或许是玲珑,于他则可能是粉彩或颜色釉了。

或许,哪里的风景、风物本身都是寻常画面,是从书本里读过的人或事,给它们镀上了一层温柔的滤镜,让普通的场景都有了厚重的温度,成为了珍藏在手机图片库里的一份美好记忆。

那些“旅行”照片打造出来的岁月静好,一直都会以温柔的方式将流逝的岁月裹进笑容里,让现在的自己看到那时的自己,满脸都是闪闪发亮的星火,都在诚意满满、认真地生活。虽然现实中的自己,当时可能还在与满地鸡毛的生活厮杀。

幸尔,我们还没放弃一场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偶尔也能像孩子一样任性天真,让笑容始终在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在旅行中畅快地撒个欢。

繁华——和备军兄油画同题(外三首)

南溪生

以前,我是你的城堡
现在,我是你的废墟

以前,我渴望成为刀锋
锐利有锋芒
现在,我更愿意是刀背
迟钝却宽厚

以前,我总与命运这个促狭鬼
较劲,拼命跑啊跑
现在,我安静
学会了和命运妥协,做交易

以前,我信“有优越灵魂的人
占据和帝王同等的地位”
现在,我疑惑繁华的尽头即是
废墟

以前,我那么爱月亮的清晖
洒满湖面
现在,我看见一茬茬月光被河流
收割,无动于衷

六月

水草已经丰茂
夏风正将门前李树上成排的
果子催熟
月季开出了新一茬洁白的花朵
海水和天空互为蔚蓝
我所爱着的山河,土地
我在低处徘徊张望的人间
那些我钟情的人啊
都有一副温和的表情
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

他们不知道的是
风暴正在暗处集结
就差一声号令,或一根引线
而我总是慢半拍的灵魂

竟隐冻有一颗不轨之心

舞台

你轻触琴键的指尖已失去弹性
你的喉管和声带长满铁锈
你空洞的眼神却依旧盛满玫瑰
和香樟燃过的灰烬

时间的河流在脚下凝固
掌声冻结于风霜

苍穹之下

多么辽阔而破败的舞台——

一盏明亮而失神的灯火
一面荒芜而危险的绝壁

囚徒

年少时
我是自己的矛,也是自己的盾
是自己的风花雪月,也是自己的
霹雳雷霆

长大后
我是自己封闭的山,也是自己
宽阔的河
是自己堆积的愁绪,也是自己
浇化的块垒

再后来
我是自己埋在心尖的一根刺
也是自己心里端坐的一尊佛

而现在
我是自己的天使,也是自己的
囚徒
是我自己兜兜转转再也走不出的
故园
也是自己终究抵达不了的
远方

宝塔镇“小妖”

泉客

绕过一丛蓊郁的古樟,便见那座隋塔。塔身斑驳,黄褐色的砖石层层叠叠,像一卷摊开千年的经书,在冬日的阳光下,散发着近乎透明的、时间的质感。我望了望塔刹,脑子里忽然蹦出“老父亲的阴谋”。

我咳嗽一声道:“你爸爸我,就是李天王下凡。现在呢,我要收服你这个……嗯……‘小妖’。”我把“小妖”两个字说得格外婉转,试图让它听起来像一种“荣誉头衔”。

十一岁的儿子,正处于对一切神话故事和角色扮演者不拒的黄金年龄。他眼睛一亮:“我是哪吒吗?”

“呃……”我快速检索了一下李靖的家庭关系图,决定模糊处理……不想头上多一个逆子。“今天剧情是,你是被感化的小妖,正要被收进塔里修炼。来,你坐这儿,就塔下面,摆个害怕的、要被吸进去的姿势。”

儿子领受了“角色任务”,立刻进入状态。他“咚”地一声在栏杆边的条石上坐下,小脸一绷,眉头蹙起,嘴巴紧抿,两只手紧握拳头,全身瑟瑟发抖,仿佛正对着一股无形的吸力。戏很足,甚至带了点即将英勇就义的悲壮。

我正立对他,左手指他,右手托着隋塔。胖手一挥,做出一个“疾!”的施法手势。脸上的表情,努力在“天威凛然”和“憋住别笑”之间寻找平衡。

“咔嚓!”时间在快门声里定格。照片里:古朴沉静的隋塔是磅礴的背景,穿着蓝色校服的儿子坐在地,“惊恐”得活灵活现,而我,那个微胖的、穿着休闲衬衫的现代版李天王,正对着千年古塔和自家“小妖”,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

“收编”。

我凑过去看奶奶手里的手机屏幕,忍不住乐了。效果出奇的好。历史的厚重与童稚的鲜活,神话的庄严与生活的玩笑,就这么奇妙地糅合在一张画面里。隋塔默默矗立,见证过无数晨钟暮鼓、战火兵燹,此刻,又见证了我这个老父亲微不足道却自得其乐的幽默。

儿子跑过来看成果,也咯咯直笑。“爸爸,你好像收不动我。”他戳戳照片里的我。

“谁说你的?”我接过他,“我这不但你收得服服帖帖,陪我和奶奶逛寺庙?”我们收起玩笑,真正开始仰望这座隋塔。它没有繁复的雕饰,没有耀眼金顶,只有砖石严谨的咬合与风雨侵蚀的痕迹,却自有一种安顿天地的稳重。我想,真正的“托塔”,托的或许不是法器,而是这份历经千年而不坠的沉静与坚韧。我刚才那一通比划,托起的,不过是片刻欢愉的轻。

但这份“轻”,却让眼前的“重”变得更可亲了。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年号,神话也不仅是屏幕里炫目的特效。它们成了我们父子可以一起扮演、一起调侃的“梗”,成了这个寻常午后,一段独一无二的共同记忆。

离开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隋塔。夕阳给它镀上一层温润的金边,它依旧沉默,像一个宽厚的长者,默许了刚才那场小小的“僭越”与嬉闹。而我跳的“塔”——那个活脱脱的、古灵精怪的“三头六臂”着我的衣角,催问我晚上吃什么。

神仙的假期结束了。李天王收起了他的“神通”,牵着他被“收服”的“小妖”,心满意足地,走向烟火满满的人间。

新视界



论平庸的恶

西府海棠

恶有多种,平庸的恶便是其一。这个最早由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概念,隐藏着危险,常被人们忽视,可实际上它的社会危害性绝不亚于另一种恶——极端的恶。

极端的恶通常表现得直接而明显,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抵御。而平庸的恶犹如雪崩时的片片雪花,都说自己无辜,从未参与作恶。

平庸的恶是一种缺乏思考、盲目服从、放弃个人道德判断而导致的恶行。这种恶并非源于极端的邪恶或疯狂,而是源于普通人的无思、冷漠,以及对责任的回避。

极端之恶,具有故意、主动和明确的目的性,攻击性强,造成的后果极具破坏性和毁灭性,通常是出于嫉妒、仇恨,或是意识形态、利益驱动的行为,如谋杀、报复、侵略战争等。

平庸之恶,肤浅而机械,作恶者可能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作恶。

平庸的恶提醒我们:恶不一定需要明确的动机和具体行动,普通人的盲目服从同样可能导致巨大灾难。

每个人保持独立思考和对某些体制的批判性审视或许是对抗平庸之恶的重要手段,因为思考力和批判性思维可以有效对抗甚或阻止集体作恶。

当思考停止,服从成为习惯,普通人也可能成为恶行的齿轮、雪崩的

雪花。

无思,是导致平庸之恶的根源,它是放弃思考或思考力为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思比无知更可怕。无知可以通过学习变得有知,而无思习惯和生活方式,沉睡不醒,就像有人看到具有明显煽动性的不实言论信息,不经思考而随意转发,终究成了恶意的帮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柏林墙尚未倒塌,一名东德守卫边境的士兵被命令向试图翻越柏林墙逃往西德的平民开枪,据传,这名士兵在瞄准时故意将枪口抬高一厘米,未击中逃亡者,使其成功逃脱。后来士兵被告上法庭,但法官在审判中表示:

作为士兵,不服从命令是有罪的;但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有能力将枪口抬高一厘米。这是你应承担的良心义务。最终士兵被免于重罚。(注:此事例为流传甚广的道德寓言,其具体历史真实性尚有讨论,但其所阐释的良知原则备受推崇。)

每个人都是历史中的“士兵”,而“抬高一厘米”的权力与责任,始终在自己手中。“一厘米”的距离,丈量了人性与野蛮的界限。

在强大的系统面前,个人保持道德判断和思考的能力,是人类尊严和善意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之为人为警惕——

拒绝思考之时,便是恶行开始之日。

江南初冬

冯雪静

十月之际,呼伦贝儿大草原的友人就在朋友圈发:初冬了,零下几度了。视频中,风雪霏霏,那一棵棵落光了叶子的白杨树,戎装待发坚守在笔直的马路上——北方已真正进入冬天了。

江南初冬,却是来得悠闲,来得疏离。“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这是骚客笔下的江南风光。与狂风肆虐,沙尘漫舞的北方初冬比起来,江南初冬只能算是萨克斯风的小资情调。一眼望去,山峦起伏,迷雾森林,草色枯黄,一片清寒。山顶凉亭处不时传来唧唧呀呀的歌喉声,打破了清晨的沉寂,那是戏角们在练功。古人眼中“杏花烟雨江南”的飘逸迷蒙,跟“暮春者,春服既成,咏而归”的儒家礼治理想比起来,江南的冬天确有一种别样的悠闲和沉寂,万物皆静静地蛰伏于自己的小天地,还真有点无趣和萧瑟。

每天清晨光临寒舍的鸟雀们,此

时渺然无迹,仿如隐士般藏身于无边的树林中。而当午后阳光洒满大地时,鸟雀们又会从各处飞来,落在窗前,屋檐下,或者院子里,叽叽喳喳地唧唧不息。虫们也早已隐去了无休无止的歌喉,蟋蟀和夏蝉也不见踪影。

江南的冬天来得一年比一年晚。如今已至阳历12月初,却一点都感觉不到冬日的肃杀清寒。江南初冬还真像是个深藏不露的千金小姐,“轻拢慢捻抹复挑”,姗姗来迟。屋檐前挂满了金黄色的扇形叶子,天高云淡的日子里,温暖的阳光洒落在银杏叶上,折射出光怪陆离的斑痕,生出一季节节里的明朗清越之感。历经春萌,炎夏,秋燥,冬寒,四季轮回,银杏树告别最后的华美,一片一片,簌簌飘落,地上铺就一张金黄色的毯子,这又是另一种悲壮肃穆的风情,让你禁不住想要放歌,或者吟诗一首。

西风芳瘦,山脊隐约。放眼望去,山野的芳草渐已枯萎,宛如画家挥舞手笔,泼上了深深浅浅的黄色调。那是初冬江南大地的主色调。但在大片

黄色的背景上,五颜六色的格桑花,星星点点地缀放在山坡上。霜染的红枫丛从簇簇,远远望去,宛如天边的火烧云般绚烂。那些铮铮傲骨的松柏,挺立在凄风冷雨中,俨然是江南的一种风骨象征。

树林里,草木摇落,飘散着一片片鸟羽。江南大地,鸟类褪毛大多发生在春季3月至6月,或者秋季8月至12月。这是鸟类为适应季节变化而换羽。旧羽脱落,新羽生长。夏天时,换上轻薄的羽衣。冬季时,换上厚实的羽毛。万物都在不断地复苏生命,草木如此,虫鸟如此,万物皆如此。

江南的冬天再也没有以往般寒冷了,这对于自小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我来说,感受来得格外深沉。年少时窗前绽放的晶莹冰花,屋檐下轻垂的剔透冰柱,院子里的圆水缸,还有河面上厚厚的冰冻,已成为遥远的珍贵记忆。至于冰雪奇缘,对于南方原居民来说,早已成为伟大而神秘的幽闭。

冬天的江南无比静寂。尤其是村野之地,阳光不烈,流水不深,车马不